

员对这些家伙的支持,对社会上的那些骗子、那些坏分子的活动的遏止是不难做到的。因此处理有那种思想和行为的共产党员是很重要的。如果对这样的共产党员活动的性质看得很轻,不当一回事,让周宝法那样的共产党员肆无忌惮地从事不符合党员称号的活动,反对社会上的迷信和伪科学活动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特别高兴地看到科学界、舆论界有许多同志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不顾风险积极推进这个工作,而且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效,我觉得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注意到近年内党和政府进行的许多事中有一件事是最得到广大群众认可赞同的,那就是在经济上进行反腐败的斗争。我坚决主张也必须在我们党内对经济上的腐败现象严加注意坚决惩治。同时我也认为必须在我们党内也一定要反对积极搞迷信这样一种思想上的腐败现象。

这样的思想行为算不算是一种腐败这个问题,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思考。我没有特别注意阅读报刊文章,我想一定会有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发表了意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前几年我在报刊上写《苍蝇和老虎之外》时,也已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自己心中。但那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明白地提出。我认为现在是到了必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那些搞“三伪一所谓”的人。同时也都是一些诈骗钱财的人,骗取钱财是他们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因此迷信这种思想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是本质上密切结合的。

但不能因此认为反对共产党员伪科学这种思想腐败是无足轻重,只有经济上的犯罪才是腐败的现象。两者都必须反对。搞水变油的王洪成是经济犯罪分子,是经济上的诈骗犯,但必须揭露搞伪科学是他进行诱骗的手段,不能对这一点不进行彻底揭露,虽然如果王洪成不是共产党员那就不涉及党纪处分问题,但是对帮助王洪成搞欺骗活动的共产党员就不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周宝法是经济上的腐败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必须开除出党,这是当然要做的事,但是如果认为事事请教算命先生,让算命先生指导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因此不受到党纪处分那就不对了。

党员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不容许搞“三伪一所谓”的迷信活动这是个原则问题,对这样的原则问题必须有严肃的态度,不能把这样的原则问题置之不顾。不能一味迁就妥协。迁就妥协的结果便是社会上这种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现象长期存在,并泛滥发展。

当然某人的某些行为在经济问题上属于还是不属于腐败,有一个界限问题,在搞迷信伪科学和他们的行为属于还是不属于腐败也有一个界限问题,我反对不加分析地到处戴腐败的帽子,而要从事物的性质加以分析。并对这种分析加以研究和展开讨论。我相信经过讨论,事物的规定性就能够得到确定的认识。我认为现在提出问题,是必要的。只有出了问题才会引起讨论,解决各种应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科学界能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科学理性的局限与反科学,伪科学和科学终结论

中国自然科学史所 董光壁

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来自反科学、伪科学和科学终结论三个思潮的挑战,并构成当代科学的社会危机。在我看来,这种挑战和危机的认识根源都与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无知和误解有关。

科学理性由逻辑、数学和实验三大要素组成,它们分别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精确性和可靠性保证提供了基础。虽然科学以使世界成为更美好的空间为目的,但科学理性的目前水平尚不能成为保证科

学至善的基础。而且逻辑、数学和实验也都有各自固有的、内在的局限,逻辑推理的公理、前提或观察陈述限制着推论的内涵,数学难于使所有经验都量化,实验对超验问题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表明科学理性的自我限制。

反科学表现的是对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一种逆反情绪,把科学文明中超出科学理解范围的诸多社会问题,诸如战争的残酷、生态的破坏、道德的

论丧，这些肇始于将军们的野心、政治家们的无能、商人们的贪婪的社会问题，都归罪于科学。

伪科学表现的是把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幻。某些一流科学家，更多的二、三流科学家热衷于那些超出科学理解而不能断言的终极问题，诸如存在之谜、人类命运之类的科学上的非问题和伪问题等形而上问题，异想天开地提出诸多超验的辩解而佯装科学。

科学终结论表现的是，把不确定性原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这些逻辑上的某种理论极限作为科学认识能力的极限，并把来自科学界之外的反科学情

绪日益增长和来自科学界之内的伪科学泛滥作科学影响的焦虑，误认极限为终结的一种迷误，以其昏昏宣告科学末日的到来。

应付来自社会的对科学的挑战和解决由此产生的科学之社会危机，在文化趋向多元化的社会，简单的对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除通过各种方式使公众了解科学外，改进和发展科学理性以适应人类生存新需求倒是更重要的。要是社会都真正认识到科学理性并非僵化的教条，它作为人性本质力量同时也作为自然本质力量的反映，必定随着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整个文化的进步而前进。

伪科学及其特点

国家体委

李力研

所有伪科学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将价值问题与真理问题发生混淆。有的是无意混淆，有的故意混淆，前者属于低级伪科学。后者属于高级伪科学，其所以要有这种“混淆”，是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价值问题，涉及一系列情感与审美甚至命运问题，是人人关心的“人生课题”。科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能力非凡，但对命运问题几乎是个无能儿。另外，科学的传播与普及相当困难，因为它讲究逻辑和精确，从而使一般人不易掌握科学。好些人，下很大功夫而不能掌握科学知识，就是因为科学的这种过高要求使其无法过关；而命运问题一旦与科学结合起来，情况就发生明显变化。比如，各种预测学如周易之类，比如气功与算命之类，其核心与目的都是“命运”，但为了使其说法更有号召力和合理性，于是这种学说的创立者就要大讲“科学”。

这种“科学”，很难是什么科学。真正的科学并

不能容忍感情。这样，一个不能解决命运问题的科学活动，一旦被溶进大家关注的命运讨论，它就开始变成了非科学和伪科学。非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有很大区别。前者虽然不是科学，也还很有意义，最起码它没有破坏性，比如哲学逻辑艺术审美等，就是如此；后者则完全是披着羊皮的狼，看似美妙，听起来动人，但其目的则是另有所图。伪科学其所以有那么大的市场，就是因为它用“命运”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将普通百姓把握在了手中。这样，一些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就成了“科学”。气功和特异功能，并不能揭示科学真理，但近年来却变成了“人体科学”，其所以得逞，就是因为人们对命运问题的关注和对科学的相信。各种伪科学的欺骗性之所以那么巨大，就在于这种“巧妙”的结合。伪科学虽然绝不是科学。但它在表面上从不反科学。这是伪科学不易识别的重要原因。当然只要我们细细分析其“命运”宗旨，其本质还是会被大家识破。

数理统计方法的滥用与伪科学的“科学”根据

广州体育学院

王志康

心理学、教育学、医学、体育学的对象都是人，对于活人或人群作实验。特别是单因子实验，故此，大多数研究唯有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推断结果。数理统计结果往往就是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唯一的证

据。

但是，目前在上述这些领域中对数理统计方法的使用限制已宽容到这种地步：允许仅需依靠几个

(下转第 70 页)